

# 绣时光

张继梅

现，直至完美地呈现出绝妙的图案。她那时刚二十岁，眉目宛然，让人欣喜。一针一线的温柔倾诉，空白的织物被赋予灵感，思想的纯度融进无声诗行，浪漫山水是灵魂深处绽放的花。

我执意让她教我。她说，绣花要专心，千万不能走神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总是把握不好运用绣花针的力度，在绣布上就像是走夜路的人，深一脚浅一脚，针脚不匀称。不是远就是近、不是疏就是密，绣出来的绣品粗糙不平，怎么看都不及她的细腻逼真。

姑姑耐心地给我解释，线不能绷紧，不然会断。说完就在布上绣给我看，线拉紧了就会断，网格也会拉破，需要一张一弛、松紧有度，方可成就一幅好绣品。

她还告诉我，刺绣讲究方向的一致，针要往前走，才会有美丽的图案，绣错了一个小孔，接下来全部跟着错了，满盘皆输。所以每个细节都要认真努力。她说，人生每一步都不能有偏差，一个不留神的错误，就会留下终身遗憾。

学艺不如偷艺精。白天，看见姑姑一边绣花，一边和女伴说笑，我就悄悄地站在旁边看，下来自己揣摩，趁着姑姑去干活的时候偷偷摸摸地绣。从简单的针法到丝线色彩的搭配，从一般的花鸟虫鱼到构图画样，小小年纪就掌握了这些基本要求。从给小小的鞋垫绣到绣出枕套。渐渐地，我绣出来的针脚也不再是毛坯子了，绣出来的花和叶，或者蝴蝶，还真的能以假乱真呢，分不出来是姑姑绣的还是我绣的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绣得越来越好，而姑姑的绣花技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绣的牡丹灿若云锦，似在传情；绣的喜鹊，翘立梅花枝头，似在深深期盼；绣的金鱼，尾巴摇摆，似在戏水嬉闹；绣的蝴蝶，扇动翅膀，似要翩翩起舞。她在忙着一针一线绣着自己的嫁妆，绣了好多枕套和鞋垫。

她开始偷偷绣荷包。低眉捻线的姿态恍若云端仙子，千百种的情绪都化为指尖的一缕缕芳香，无语胜似千言万语。我见过那个荷包，其长约五寸，缎面，绣有鸳鸯，上抽口，下有流苏，抽口的丝带上饰有一颗晶莹的珠子。姑姑的心事是一分一毫，一针一线叠加而成的。看似温婉细腻，实则是排山倒海，理不出个头绪。

慢慢地，家中各种成品图案绣布越来越多，我也越来越能享受到蕴含其中的一份恬适和淡然心态。手指摩挲着，好像摸着久远的故事，失落的年华，好像从喧嚣的繁华中一下子回到宁静与最初。

日子如流水，但我眼前总能浮现那个场景：妙龄的姑姑，娴静优雅，犹如花照水，坐在古朴清幽的宅院里，轻挑慢捻、一针一线来回穿梭。在她的身边，有一个稚嫩的小姑娘，她正牵着小姑娘的手，手把手教她穿针引线，织织编编……

慢慢地，家中各种成品图案绣布越来越多，我也越来越能享受到蕴含其中的一份恬适和淡然心态。手指摩挲着，好像摸着久远的故事，失落的年华，好像从喧嚣的繁华中一下子回到宁静与最初。

日子如流水，但我眼前总能浮现那个场景：妙龄的姑姑，娴静优雅，犹如花照水，坐在古朴清幽的宅院里，轻挑慢捻、一针一线来回穿梭。在她的身边，有一个稚嫩的小姑娘，她正牵着小姑娘的手，手把手教她穿针引线，织织编编……

慢慢地，家中各种成品图案绣布越来越多，我也越来越能享受到蕴含其中的一份恬适和淡然心态。手指摩挲着，好像摸着久远的故事，失落的年华，好像从喧嚣的繁华中一下子回到宁静与最初。

日子如流水，但我眼前总能浮现那个场景：妙龄的姑姑，娴静优雅，犹如花照水，坐在古朴清幽的宅院里，轻挑慢捻、一针一线来回穿梭。在她的身边，有一个稚嫩的小姑娘，她正牵着小姑娘的手，手把手教她穿针引线，织织编编……

慢慢地，家中各种成品图案绣布越来越多，我也越来越能享受到蕴含其中的一份恬适和淡然心态。手指摩挲着，好像摸着久远的故事，失落的年华，好像从喧嚣的繁华中一下子回到宁静与最初。

日子如流水，但我眼前总能浮现那个场景：妙龄的姑姑，娴静优雅，犹如花照水，坐在古朴清幽的宅院里，轻挑慢捻、一针一线来回穿梭。在她的身边，有一个稚嫩的小姑娘，她正牵着小姑娘的手，手把手教她穿针引线，织织编编……

# 鸡公山上的月

张国栋

从不曾想  
离你这样的近  
近得我能听见你的呼吸  
听见里面吹奏的声音  
我又感觉到  
桂花酒倒进了杯子里  
泉水叮咚一般

今晚你就是一个盘子  
原谅我此时没有更好的词  
但我的心中盛装的是满满美好  
就像滴仙人当年举起酒杯  
邀请你一样，眼中  
是会当一饮三百杯的豪意  
就像东坡居士的起舞弄清影  
就在我身旁

站在这城市高点  
唯有仰视  
方得未曾看到的孤际天空  
淹没繁华与虚无  
淡化冲动与不安  
我的耳边  
清风临近，碧树隐隐

# 向阳

（中国画）  
李小云作



可曾沾雨露  
不改向阳心  
晓云画

# 贤岭阅读

# 平凡的坚守

——读《平凡的世界》有感

张燕雨

路遥先生的《平凡的世界》这本书，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剧情，没有恢宏壮阔的叙事，却以质朴细腻的笔触，描绘出黄土高原上普通人的生存与成长，记录了一代人在时代变迁中迎难而上、砥砺前行的人生轨迹。细读全书，我对营商环境工作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感悟。

《平凡的世界》以陕北黄土高原为底色，围绕孙少安、孙少平兄弟的人生轨迹徐徐展开。贫瘠的土地、窘迫的生活、时代的阵痛，层层考验着每一个普通人。最令我触动的是孙少安扎根乡村、负重前行的坚守。面对家庭的重担、创业的失败、生活的磨难，他从未向命运低头，不因困境消沉，不惧挫折重来。从砖厂破产、负债累累，到重整旗鼓、踏实苦干，

带领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；他立足脚下的土地，扛起责任、务实笃行，在琐碎平凡的日子里，用坚持、坚韧与实干，冲破现实困境，在烟火日常中书写着不凡。

孙少安身上那份直面困难的韧劲、扎根一线的初心、脚踏实地的担当、服务乡邻的情怀，恰恰与我们从事的营商环境工作的内核高度契合。

回望我们的岗位，同样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、周而复始的耕耘。我们深耕营商环境服务一线，常态化开展政策解读、精准回应企业诉求、用心办好企业难事、统筹协调各项工作。在企业咨询时，耐心细致；矛盾化解时，尽心尽责；工作落地时，严谨务实；服务

市场主体时，真诚暖心。我们和书中的平凡奋斗者一样，身在平凡岗位，却肩负着优化营商环境、护航企业发展、赋能地方建设的重要使命。

读罢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我愈发懂得：伟大出自平凡，平凡造就伟大。优化营商环境，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而是立足岗位、各尽其责：综合科的同事，潜心钻研每一项政策，是求索；投诉科的同事，用心化解每一个诉求，是坚守；考核科的同事，严谨推进每一项工作，是担当；宣传科的同事，用心打磨每一篇文章，是责任；数据科的同事，精准赋能每一次分析，是实干；我作为办公室的一员，在主任的带领下，与同事并肩协作，细致统筹每一项事务，高效衔接每一个环节，是奉献。

作为营商环境服务中心的攻坚先锋，我们当以孙少安、孙少平等平凡奋斗者为榜样，以此次读书分享活动为契机，牢固树立“功成不必在我、功成必定有我”的正确政绩观。不忘初心、扎根岗位，不畏琐碎、不惧繁杂。将读书所思、所学、所悟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；将为民初心、服务情怀融入日常工作的细微之处。始终保持“时时放心不下”的责任感、“事事落实到位”的执行力，以实干扛起使命，以担当回应期盼，在平凡岗位上深耕细作、履职尽责。

以初心暖企，以实干护航，以坚守致远。全力助推全市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，在平凡的岗位上，绽放属于我们的光芒！

人都有辈儿。东面的孙庄分前后庄，“孙”字下面依次有元、才、煥、增、西。我老亲戚（丈母娘）是这儿的，我归煥辈儿。叫才辈儿叔，增辈儿喊我姑父。不管亲不亲，都一样。地面上的人多是亲戚关系，外姓人自有比照，也在这个网络里。

那年去黄楼朋友家，是在年底。朋友家里还有别的客人，有一个是外村村支书的儿子，三十九岁，是地方上的“陈老板”。朋友还请了本门的两个爷们儿。这叫“请年客”。

两张桌子并着，菜快上齐了，客人入座。陈老板该是上席。这里都是种着几亩地的，就他是有生意的人，乡下人的说法是胳膊比人家大腿粗。退一步说，他是外庄来的，是客。我虽然也不是这庄的，但也只是一路之隔，经常来这里，简直算是半个主人了。

上席在那里，陈老板却不认头，把一个长辈往上推。稍一松手，长辈的赶紧撤了出来。两个人又把陈老板往上面拽，他还是高低不从。

这样弄了几个来回。客就是坐不下。陈老板虽是外姓，比照主人，这里有长辈在，上席他是不会坐、不敢坐的。

我说：咋弄呢，饭总要吃吧！咱不讲主人客人，不讲长辈晚辈了，咱只论年龄，年长为尊，上席坐！

陈老板立即附和，并在上席旁边坐了下来。两个长辈毕竟年纪大一些。这只是找了个合情又无法变更的尺度。

俺这赵庄，姓赵的就几家。赵庄有十姓，这一带都知道。我姓王。西面的地邻是王庄，都姓王。“王”字以下是煥、桂、培、守、金。可是我与这个王家没啥关系。我家是外来户。父亲十来岁的时候来赵庄给财主放牛，“土改”时就在赵庄分了土地房屋。父母和兄姐也“土改”在了流落地——淮河南面的潢川县。

老家王楼并不远，在马集乡，十来里路。要不，我们与地邻的王庄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关系了。赵庄姓韩的就一家，是开封尉氏的，当年逃黄水推着土牛（独轮车）一路南下来到这里。王庄的那边是代庄，除了姓代的就是姓韩的。赵庄的这家人就找到了本家。这家的两代后人明字和超字辈儿，跟代庄的老韩家一样，逢事都互有走动，叔啊哥啊地叫着，像是一家人。长大成人了我才知道，这是自认的本家，跟随的辈儿。

老家王楼，和这边最近的是三个叔，跟父亲同太，就是说他们的曾祖是同一个人。过去我们都有走动，年底我跟父亲回老家拜年，三个叔都不在了。现在跟这边有来往的，是另一个叔家的一个哥。我们是第五辈儿了。宗族关系上有“五服”一说，我们还没出五服，还是亲的。现在，年底下他还来给大爷（大伯）拜年。

我知道的是，我的这个“王”字下面，有万、国、文、建、向。我是“建”，现在成了“新”字。这是我们不在老家，文盲的父亲又没有跟老家联系，哥哥入学的时候老师给起了个名字，后来我们几个也就都随上了。我叫王新华，老家现在来往着的这个哥叫王建华，记得当年他还动员过我把我“新”字改成“建”，他说：咱们同名！

除了姓氏，人还都有这个辈儿字。这并不是啥束缚。女孩起名随便一些，男孩也有不要辈儿字的。姓名两个字的。我的孩子就都没有中间那个字。一个人或一辈人辈儿字缺失，不是啥问题，他爷他爹他兄弟在，他的辈分就跑不了。

老家的大哥，我要给他打电话了。那里人都姓王，他孙子早已上学了。孙辈，是哪个字？

电话通了，没人接。手机在屋里，人下地了？我躺在床上。眼是屋顶，是一根根檩条。有的檩子两头一般粗，有的经过木工的刨铄，看不出哪头是根，哪头是梢了。这是在房上，不会错的，东头是根，西头是梢。无论谁家的房子，哪庄的房子，都是这样。

这个宅子是从前面拨过来的，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。宅盘坐北朝南，前后三层，一层十几户，一户三间房长。有的搭山，有的靠出路。这是大伙规划的。前头不能比后头高，西头（下面）不能比东头（上面）高，高一层砖，都不中。这话没人说。这话不用说。哪庄的房子，都是这样。

我在头一层，还有六七户人家，二层、三层就都只剩两户了。其他的，有的门楼倒了，有的厨房塌了。

辈儿字是哪儿来的？

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好像是与生俱来的。它不是姓。它有一定的活动性。它也没有受到权力的指派，是完全的民间行为。

这些年，或者是祖祖辈辈，我们都在享用着这些字。可以想到，是有人在幕后做着这事。

是谁呢？这个人是谁的，年纪比较大，有一定的文化，有一定的威望。这个人，通行的表达叫“乡贤”，村庄上说是“人头”。人头有大有小，哪个地方都有人头。

这个人，谁家分家或者家事不和，会把他找来说话；谁家红白喜事，也会把他请来。这不是说话，也不是吃闲，是搭账。红事用红纸，白事用火纸，卷纸捻子缀个本子，一把椅子一张方桌，一瓶墨汁一支毛笔，姓甚名谁礼金多少，一页记八个，一桌客。

确定一辈人或者以后几辈人都用哪些字的事，也不会是他一个人说了算。可能是几里外，几十里外，顶一个姓的几个人碰头的结果。

这些字一定下来，没有不认的。这成了第一秩序。

这些字，既高深又通俗。自己无法选择，又都知道是咋回事。常听人说，就是日月金木水火土排的，八辈一翻，永远排不完。说话的人，有的并不认得字。

明、金、桂、清、炳、培……这些字常常出现在姓名上。更多的意味是在这些表意的偏旁上。这就是归属了。阴阳五行包括了一切。啥属金啥属水啥属土，有人能说出个丑寅卯。

这还是一种有形的方式。一辈人共用一个字，这就是辈分的实质。辈儿是天生的。它不需要奋斗，也没有竞争。

老家的电话打通了。哥，老家里咱孙子是啥辈儿？我没有说孙子要出生，就是随便问问。

已经是快六十的人了，我为这事感到羞愧。今天知道了，我也不会把这事儿跟家里人说。作为一家之主，我一直是啥都知道的。

老哥说话慢，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：啥辈儿啊，哪还有辈儿啊……挂了电话，我像是一个受惊且无处逃避的野兽。

夜晚断电的家家户户，过去人们还能看出那不亮灯的是谁家，现在是全村都没电了。我看到了大片的黑暗。谁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。我要打电话给黄楼的那个朋友。这几年他在安徽亳州，小儿子一家在那里。

电话通了，寒暄几句，我说：培华，孙子都上学了，他们，啥辈儿的？他说：啥辈儿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哪还有辈儿啊……

# 辈儿

王新华

